



全国艺术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国家资助课题）

# 《满族萨满乐器研究》成果发布笔会

策划：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

**编者按：**刘桂腾长期以来在音乐学领域里专事满族音乐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满族萨满乐器研究》是作者于1997年通过投标方式取得研究资格的全国艺术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为及时了解满族音乐研究的新成果，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利用，推动民族音乐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本期特用笔会形式予以介绍。

## □ 成果述介

名称：满族萨满乐器研究（批准号：97GB31）

作者：刘桂腾

立项：全国艺术科学“九五”规划领导小组

资助：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

### ● 研究方法及理论突破

由于历史原因，满族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程度是其他任何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程度所不能比拟的。因此，解析满、汉文化的特质并廓清其源流是本课题研究的学术难点。此外，文献典籍中关于满族音乐方面记载的极度匮乏，也给本课题的研究带来很大的难度。因而，充分利用边缘学科的优势，采用音乐学与民俗学相结合、图片的直观性与文字的析理性相结合、满族各氏族间的比较与满族和其他信仰萨满教诸民族的比较相结合的方式，是本课题所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

音乐学学科中的乐器研究，历来是国内外音乐学家所关注的重要学术领域，成果累累。但是，满族乐器的专题研究，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是个学术空白点。近十几年来，这种状况有所改观，国内音乐学家开始接触这个课题，但并未形成专题性的、真正民族音乐学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本课题的研究仍处于一般的乐器形制、编制的描述性研究阶段。而且，已有的这种层次的研究也大多处于挂一漏万、盲人摸象的程度上。其原因，一是缺乏来自于研究者亲所做采风资料量的积累；二是学术研究方法的陈旧和单一化；三是缺乏必要的国际间“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本课题的研究，在这几方面有所突破。

### ● 研究目的及意义

能够为学术界认定、并被其他少数民族承认的满族乐器，是历史悠久的满族进行萨满祭祀仪式使用的乐器。因此选择“满族萨满乐器”做为研究课题，旨在从民族音乐学的视角，对满族的萨满文化现象作出音乐学家的解释，这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研究。同时，由于现实中满族萨满祭祀活动的逐渐消亡，满族萨满乐器的研究又是一项极具抢救性的研究。它的学术价值在于既能保存优秀民族文化遗产，又能为满族文化的整体研究做出音乐学独有的贡献，同时还能为满族音乐、舞蹈、民俗、民族、宗教、历史等学科的研究提供相应的理论参照。

此外，满族萨满乐器的研究还能够直接为某些艺术门类(如音乐、舞蹈、美术)的创作提供素材和理论依据，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研究课题。

## □ 专家评论（以收文先后为序）

**乔建中**（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副会长）：

《满族萨满乐器研究》是近年来我国民族音乐学领域颇不多见的一本优秀著作。作者以数十年实地考察所获之丰富资料，又与相关历史典籍文献相互补证，遵循民族音乐学的方法论，步入这个曾经被封杀的学术禁区，进行扎实、缜密、细致、深入的研究。最终对满族萨满乐器的宗教信仰背景、文化定位、社会功能、音乐观念等作出了言之有据的结论。全书资料详备，论证清晰，见地新颖。在分享作者这份学术成果的同时，我更希望我们这个领域的老、中、青学者学习并坚持这种好学风。

全书绝大多数资料来自作者自己多年的实地考察之积累，从而使该课题的研究建立在一个可靠、扎实的田野作业基础之上。作者所作的乐器考辨，没有孤立地陷入乐器的本体研究，而是紧紧抓住每件乐器所担负的仪规功能，将它们相互联系起来，努力揭示其内涵的宗教祭祀属性，最终“复原”这些乐器在萨满信仰中的“活性”特征。如此，作者由小而及大，读者见微而知著，使全书立足于乐器学，同时伸触到文化学、宗教学、民俗学、民族学等诸人文学科领域。鉴于萨满仪式在我国以往的历史境遇，作者以数十年岁月投入其中，并高质量地完成课题，其价值益发显得难能可贵。

**杜亚雄**（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

乐器学是民族音乐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上世纪末，比较音乐学家们就十分重视对乐器的研究。柏林学派的学者们除对音体系和音乐的起源有所探索外，其主要的学术成就是对乐器分类和乐器发展史等问题的研究。自本世纪50年代民族音乐学取代比较音乐学以来，欧美的民族音乐学家在乐器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他们在研究中，不仅注意到乐器的形制、编制以及器乐曲的曲目，还特别强调对乐器赖以生存的文化背景、乐器在民族文化中的定位、功能和乐器在民族精神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探索。因此，对乐器做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并非易事，它不仅要求研究者懂得音乐学，而且需要“多维视野”——在文化人类学、史学、哲学、民俗学等学科领域也有相当程度的理论修养。同时，还要能够耐得住寂寞，具有安贫乐道的献身精神，长期深入基层，亲自采风，有足够“第一手”的田野作业资料积累。

《满族萨满乐器研究》不仅是我国第一本研究满族萨满乐器的书，也是第一本从民族音乐学角度对一个少数民族的乐器进行研究的专著。所以，这本书在我国民族音乐学发展史及乐器学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这本书不但对满族萨满乐器进行了科学分类，详细地描述了每种乐器的形制，并分析了它们的象征意义和配置特点，而且对这些乐器所产生的民俗环境以及它们在满族文化中的地位和社会功能作了深刻、细致的阐述，为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研究我国民族乐器开出了一条路子，做出了一个榜样。

**田联韬**（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教授、博导，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副会长）：

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近三十年间，由于认识上的偏激与片面，我国音乐学术界几乎将民间音乐视同中国传统音乐的全部，而将宗教音乐与宫廷音乐视为传统文化的糟粕。因而长期忽视了对中国传统音乐的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宗教音乐与宫廷音乐的考察、搜集、研究工作。由此而造成的损失已无可估量！

80年代以来，我国音乐学者开始认识并扭转了过去的偏颇，逐步进入到宗教音乐和宫廷音乐的研究领域中。到目前为止，虽然各地学者做了不少调查和收集资料的工作，并发表了一定数量的论文、专著，但从总体看，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调查、研究还不够深入。特别是对于宗教音乐——包括人为宗教及自然宗教音乐现象的研究，更是我国音乐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在这种情况下，当桂腾有关满族萨满教及其乐器研究的、充满新意的成果《萨满教与满洲萨满跳神的乐器——对神鼓和腰铃的民族音乐学考察》[\[i\]](#)一文一经问世，立即引起音乐学界的瞩目和好评。随后，这篇论文在1996年中国传统音乐学会“首届中青年音乐论文评奖”中脱颖而出，荣获最高奖——一等奖的第一名。从论文中，人们清楚地看到作者对满族萨满音乐及其乐器的考察研究，已经超越了过去我们较常见的音乐形态研究的层面。它建立在扎扎实实的田野工作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运用音乐学与其它多学科、特别是文化人类学交叉研究的方法，在原始信仰音乐文化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因此，这项研究成果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学术界的肯定。

这本新作《满族萨满乐器研究》，是作者又经过几年有目的、有计划的进修学习，在理论修养的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开拓的结果；是作者在研究专题方面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国内外有关资料，广采博引，分析比较，殚精竭虑，钻研探索而完成的心血之作。可以说，这是作者在《萨满教与满洲萨满跳神的乐器——对神鼓和腰铃的民族音乐学考察》的基础上，取得的更为深入、更为重要的学术成果。

萨满信仰的研究早已是国际性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我深信桂腾所获科研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影响将远远超越国界，在世界范围的多学科领域中发挥有益的作用。

**袁静芳**（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博导，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副会长）：

《满族萨满乐器研究》，是目前我国第一部全方位研究满族萨满乐器的专著。该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国学文献考证以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通过长期深入、细致的实地考察，从“满族的萨满信仰与乐器”、“满族萨满乐器的形制及其象征”、“满族萨满乐器的形制及其特征”、“满族萨满祭祀活动与乐器演奏图释”四个方面论述了满族萨满乐器文化的属性与特征。通过对这四个部分的论述，展示了作者在音乐学研究方面的坚实功底。其成果，无疑是20世纪我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在史学、民族学、民俗学、乐器学等学科交叉研究方面的一个新成果。也就是说，这部著作不仅对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在音乐史学、音乐民族学、音乐民俗学、音乐祭祀学、乐器学等领域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照价值与积极的推进意义，而且在国际范围内，对萨满文化研究的也将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全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社会现实意义。

**乌丙安**（辽宁大学民俗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

细读桂腾的新著，从更加丰富的有关萨满文化创造的膜鸣、体鸣、弦鸣乐器的微观研究成果中，品尝到颇为浓重的解析古文化底蕴的味道。同时，从作者展示的国际萨满文化的宏观背景中，也令人开阔视野，窥见到萨满文化形态学的世界性研究价值。这是一部填补了萨满文化形态学领域空白的杰作，在我国当代萨满教研究的历史阶段，无可置疑的具有新里程碑意义。

在国际性的民族文化圈理论中，以往过多地强调了民族间的文化差异理论和文化冲突理论。该课题以满族文化融合的实例，阐明了民族文化融合的现实性和进步意义，使民族学中的难点问题得到较充分的解决。有关满族萨满乐器的社会功能，是作者运用功能理论解决萨满音乐研究诸难题的一个创造性的应用。国际萨满教研究历来偏重于萨满跳神、神歌的巫术功能研究，但极其缺乏对萨满乐器本身功能的探讨。该课题对这一空白领域的微观研究，显然是一个开拓性的进展，从而有力地论证了原始文化中萨满乐器的社会文化价值和审美意义。以往古乐民俗的研究大多数都在乐器的古型、原型描述上下功夫，很少从乐器的配置方式上研究其民俗文化的深层含义。该课题突出研究了乐器配

置的民俗环境，乐器形成过程的生产、生活基础，进而探索它们世俗化的宗教属性，揭示了其中的文化意蕴。

课题应用的资料、数据，不仅翔实，而且准确，其中包括作者本人亲自掌握的第一手调查材料，其可靠性、可信性强。同时，作者采取了当代科学研究的全方位、多角度的实证方法与手段，整体与细部均保持了学科的交互性和方法的先进性，丰富了民俗学、民族学的学科内容，拓宽了多学科的研究领域，是一部难得的高水平专著。

可能是作者国外田野工作的机会不多，尽管书中采用了相当数量的国外萨满文化资料，但没有像国内所获“第一手”的资料那样结实。因而，中外萨满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方面就显得有些单薄。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也是需要从主观上努力解决的问题。尽管解决这个问题还不是该课题的主要任务，但我仍然希望它应当成为作者今后的学术奋斗目标之一。

**宋和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满文书院顾问）：

近20年来，作者奔走于满族民间，在田野工作中积累了大量满族萨满文化资料，并对其潜心研究，完成了《满族萨满乐器研究》这一重要著作，拓展了萨满文化研究的新领域。在专著中，作者除了对萨满学中学者们极为关注的“萨满”一词的含义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还从地域上界定了萨满文化的研究内容；更为重要的是，作者从民族音乐学的视角对满族萨满乐器进行了科学分类，详细阐明了它们的社会功能，并以民俗环境为背景，对每种乐器的形制及其象征意义和配置特征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深刻的分析，还与亚、欧北部的萨满乐器进行了比较研究。该书资料翔实，立论有据，论证严密，是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佳作。

由于作者满族语言方面专业知识的不足，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满文文献史料的直接使用。这是个近乎苛刻的要求，同时也是个更高的期望。

**樊祖荫**（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会长）：

桂腾从1980年开始从事满族音乐研究，后专攻萨满乐器。近年来，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仅我所见，已有专著《单鼓音乐研究》和论文《萨满教与满族萨满跳神的乐器》等近20篇，其中有的获得了多项全国性及省级的奖励；另有与石光伟等合作的全国艺术科学“八五”规划项目，也已通过专家鉴定结项。此次出版的《满族萨满乐器研究》，是全国艺术科学“九五”规划项目，为作者最新的研究成果。这部专著，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其更广阔的视野和国际性的萨满文化背景，对满族萨满文化及其乐器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考察，又广采历史的和其它的相关文献，运用音乐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知识予以综合研究，使其对研究对象的描述、分类和对满族萨满乐器在信仰背景、文化定位、社会功能、音乐观念等方面所得出的研究结论言之有据，并具有新颖独到的见解。可以说，这部专著为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少数民族乐器进行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范例。

**伍国栋**（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在迄今所见有关民族乐器的研究著述中，刘桂腾的满族萨满乐器研究是其中最富民族音乐学特点的著述之一。通观他的这一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有这样一些亮点：

首先，研究者持有一种大视野的乐器观。具体地说，就是人类在其原初生活中一旦产生出自然宗教信仰后，祭把所用一部分音响性祭器（甚至包括作为人体节奏的祭师本身），就兼具乐器功能了，这就是所谓音乐起源论中的“人体即乐器”、“法器兼乐器”或“乐器兼法器”的观念。所以说这类观念是一种“大视野的乐器观”，是因为它从一个可信的具体的民族的自然宗教音乐文化的侧面，揭示出有关人类音乐起源与人体本身动作节奏相关和与人类原始宗教信仰相关的导因，同时又表现出人类前期活动对客观世界音响节奏极为大度的利用和开发。

其次，研究者采用了较为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和操作步骤，使其研究材料具有较强的实证能力。这就是说，研究者对民族音乐学方法论的掌握，不是一种“理论的把握”，而是一种“理念的实践”。不难看出，刘桂腾的萨满乐器研究，就是按照前辈学者在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民族音乐学等人文学科共同积累、共同遵循的方法和步骤来进行田野作业操作和实证资料收集而完成的，他对这个研究主题进行了长期的关注和周到的田野考察，并涉猎和借鉴了相当丰富的他人研究材料。因此，他的研究成果才比较突出的表现出微观细致、深入具体、材料翔实的注重社会音乐事实的学术特色。

再其次，研究者在文化中突出了音乐。众所周知，民族音乐学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倡导音乐的文化学研究，甚至有人以为民族音乐学也可以叫作“音乐文化学”。但是，民族音乐学成果的研究结果，并非是要研究者逐渐走向音乐的淡化，或说是用文化去淹没音乐，而正好是相反。可以这样说，在文化的聚焦中凸现音乐，在音乐的剖析中解构文化，这才是民族音乐学成果的基本面貌。据此，我以为刘桂腾的研究在此点上亦从自然宗教性的乐器研究角度，起到了一定的“样本”作用，而这正是当前一部分或多或少地靠剥离音乐去追求所谓“文化显现”的研究者所需要借鉴和参考的。

**吕宏久**（内蒙古艺术学院教授）：

阅读桂腾的新著《满族萨满乐器研究》，使我这圈外人也渐渐迷失了角色，就像沉迷在铃鼓声中的萨满一样，沉醉在这雄奇的论辩之

中。我认同并信服他的论证。桂腾对满族萨满乐器的研究，对于同属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萨满音乐的研究，无疑具有非常重要和直接的借鉴价值。不论从地缘上看，还是从历史交往上看，这两个都存在萨满信仰的民族，在许多方面是类似的。因此，蒙古族音乐学家们不能不对桂腾的著作给予极大的关注。桂腾作为一个文化行政官员和工余兼职的音乐学家，他的成长经历和治学道路是发人深思的。它给人的启示就是：前进路上目标始终如一，顽强拼搏，自强不息。他为自己创造和开拓了学术环境，他将沿着这条路前行不止，前程正未有穷期。

（载《中国音乐》2001年第2期）

---

[\[i\]](#) 《中国音乐学》1994年第2期p. 63—75、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